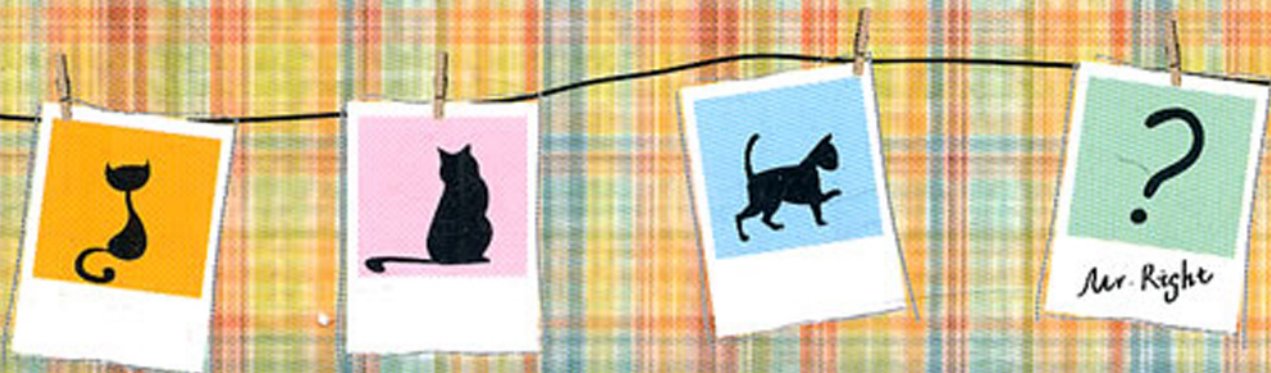




# 我遇见了 怎样的男子

我只希望有个机会能让你爱上，  
可是究竟要多久，多长，多流转的时光，你才能体谅我受过的伤？

洛克晓能  著



卡通式人物 漫画体对白 自虐型求爱

知性女子携手笔下悍妇，联袂演绎爱情江湖最  一役。

天涯原创连载点击突破 **15万** 人气佳作

人生悲催家的追爱之路 都市贱女孩 的命运白皮书

# 我遇见了怎样的男子

洛克晓能

九州出版社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太阳般耀眼.....   | 5   |
| 第二章 不想说再见.....   | 10  |
| 第三章 我是个白痴.....   | 14  |
| 第四章 走路去扬州.....   | 18  |
| 第五章 再见了扬州.....   | 27  |
| 第六章 孤独的女巫.....   | 30  |
| 第七章 磨去的棱角.....   | 37  |
| 第八章 颠倒了世界.....   | 43  |
| 第九章 再见说再见.....   | 47  |
| 第十章 重逢倒计时.....   | 55  |
| 第十一章 若只如初见.....  | 60  |
| 第十二章 怎样的男子.....  | 69  |
| 第十三章 你就是毒药.....  | 75  |
| 第十四章 谁是火星人.....  | 80  |
| 第十五章 失恋大过天.....  | 86  |
| 第十六章 共赴鸿门宴.....  | 91  |
| 第十七章 天使与魔鬼.....  | 100 |
| 第十八章 天亮说晚安.....  | 105 |
| 第十九章 悲伤女二号.....  | 110 |
| 第二十章 再遇火星人.....  | 117 |
| 第二十一章 血染情人节..... | 125 |
| 第二十二章 爱情中转站..... | 135 |
| 第二十三章 戴罪的羔羊..... | 142 |

|       |            |     |
|-------|------------|-----|
| 第二十四章 | 命里的污渍..... | 151 |
| 第二十五章 | 我是演技派..... | 158 |
| 第二十六章 | 小能的春天..... | 166 |
| 第二十七章 | 春天花会开..... | 173 |
| 第二十八章 | 原来是虚惊..... | 179 |
| 第二十九章 | 小美的逆袭..... | 188 |
| 第三十章  | 故事的最后..... | 191 |
| 后记    | 句点.....    | 200 |

王小能，身高 160cm，体重 50kg，胸围 75C，恋爱零次。

妙龄剩女，玲珑悍妇，朋克村姑，天使般飞扬跋扈，魔鬼般人见尤怜。人格扭曲，精神分裂。被朋友嫌弃，被男人抛弃，所到之处，尸横遍野，惨绝人寰，唯有胸前还算波澜壮阔。

但就是这样一个王小能，却依旧固执地相信在茫茫怪胎中会有那么一个不做作，不花心，不外在的火星男爱她的内在美，爱得死去活来昏天暗地。

# 第一章 太阳般耀眼

2010 年 6 月，毕业典礼的第二天，我坐在车里挥手告别车窗下表情激荡的兄弟们和我那名不见经传的大学时光。车子慢慢驶出了校门，我留恋地回望这个我撒欢了四年的地方，那个猩红的大门却仿佛一个血盆大口朝我斩钉截铁地吼了句：“滚！”

我挠了挠了额头，“是该滚了，王小能。”

回到家，我扔下行李，穿过客厅，路过我妈，冲进卧室，倒在床上。整个过程风尘仆仆一气呵成。我只觉得一瞬间的身心疲惫。我妈猛地推开我的房门义正词严地警告我说：“单位已经打了无数个电话催你去上班，再不去就不要你了！”

“哼，吓谁啊？”嘴上这么说，我还是在第二天一早就屁颠屁颠地上了班，马不停蹄。

早上一进公司，就撞上了主管 Z，看着她深不可测的眼神我不禁打了个寒战。我不得不承认，从我看到她的第一眼就被她的威慑力震住了。Z 快四十岁的样子，长相柔和，有时候说话也很温柔，但是我依然可以感受到她呼之欲出的杀气，令我不得不俯首称臣。早会结束的时候，Z 开始向整个部门介绍我，我酝酿了一番的调侃式自我介绍撞上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时，自动缩减成：“大家好，我叫王小能，以后请多多关照！”

我深深鞠了一躬后抬起头来，发现大家都已经作鸟兽散。

我拍着胸口长吁了一口气，就这样波澜不惊地迎来了我职业生涯的第一天。

我签约的是一家世界 500 强的国有金融企业，中国人寿。我在客服部每天的工作就是坐在柜面接待各种各样的客户，办理业务。这种工作对我来说绝对是一种挑战，我是极其容易对枯燥无味的工作产生厌倦感的。整个客服部都是上了年纪的大婶，屏气凝神地等了半月也没处上朋友，因为我实在无法融入到“哪家早教中心比较不错”以及“婆婆很抠门”之类的交谈，只好作罢。更令我沮丧的是，我进去了一个星期才知道原来下班时间是六点。当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得知这个事实的时候，差点气炸了胃！于是当天六点半，我拎着包光明正大地准备下班，走

到半道，Z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笑脸，功力深厚地问：“啊？你下班啦？”

在这种情况下，我毫不犹豫地回头坐下来。对，我很孬。

没有激情，没有冒险，甚至连男人都没有，只有孤单地消耗耐心。Z没几天便看出了我的苗头，每当我烦躁地抓着脑袋跟发型过不去时，Z总会适时敲敲我的桌子：“沉下心来，王小能。”

“哎，我何时才会有大婶们这般淡若冰水的心境？”

“同样把自己变成大婶。”哲学专业的学姐老边在电话里吐气如兰地说。

“但是变成大婶也是需要男人的。”

我常常坐在柜面巴巴地看着其他部门的人到了六点拎着包一溜烟从大厅闪过，只留下袅袅青烟。善良的姑娘文菁就是其中一个，她面试的时候就坐在我旁边，亲眼见证我穿着工商局制服去面试的磅礴场面。所以她每次闪到一半都会碍于情面坐下来跟我寒暄几句。就在这样矫情的催化下，有一天我俩竟不经意地擦出了火花。文菁性格温和、思想单纯、感情细腻，在怨气浓郁的剩女阵营里和我同甘共苦，终于让我体会到了一丝暖流。

一向重色轻友的我终于体会到，在孤单的日子里身边有朋友是多么可人的事。当然，是在方圆十里没有男人的前提下。

转眼就到了八月份，业务量的急剧上涨，我们忙得昏天暗地。在Z的据理力争之下，终于以史前绝无仅有的规模又招了五六个和我一样的热血青年，全部尊称我为大师姐，当时我便觉得浑身一阵洋气。公司一下子充满了朝气，不免叫人心旷神怡。唯一的遗憾是，我敏锐的嗅觉依旧没有嗅到一丝男人的气息。

可还没来得及多陶醉陶醉，没过几天我就接到了公司要我去南京参加新人培训的通知。一想起要有一个星期的军事化培训我就觉得天昏地暗。

不过这个想法很快在我见到一堆帅哥时烟消云散得无影无踪。

当我拖着行李箱，拿着门卡费力地打开酒店房门时，房间里一个美女正朝我看过来。我微微一怔，随即热情地打招呼：

“你好，我叫王小能。”

美女轻轻一笑，放下手中叠好的衣服：“我叫小美。”

小美是那种典型的美女，脸蛋儿清秀，皮肤细滑白嫩，周身散发出一种少妇的妩媚。她话不多，我们偶尔聊聊天，但都没有激动人心的话题，因为她大多数

时间在发短信，聊 QQ。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她不屑跟我这种不谙世事的小清新多费唇舌。于是我自然地把她归类为只可观赏不可亵玩的花瓶。

我坐到床边拿着培训流程表，念道：“六点准时集合用餐，七点训前会开始。”转头看看小美，正沉浸在手机里不可自拔。于是我在房间无趣地晃悠到六点，礼貌地喊她一起下楼。

一到楼下发现过道里都是穿着正装的男女，当然我的大部分目光都停留在英姿飒爽的雄性身上，荷尔蒙一阵暗藏涌动。大家在过道骚动了一会儿，餐厅门就开了，菜已上齐，我跟小美选了个靠门的位置坐了下来。刚一坐下就觉得周围有种奇异的光芒，抬头一找寻，看见一位清新俊逸品貌非凡的帅哥带着一抹温暖又邪恶的笑容坐在灯火阑珊处，突然觉得阳光明媚。

在这种场合下，大家纷纷自发地进入速配程序，搭讪的搭讪，调情的调情，而这个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男人一开口，沙哑的声线牵扯得我一阵激荡。虽然他并没有跟我说话，但看着他旁边笑得花枝乱颤的姑娘，想必一定是妙语连珠妙趣横生啊。而他的眼神就像是一潭温泉，泡得我浑身舒展。更要命的是在他的仪表堂堂中又透着一股难能可贵的……粗俗，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得来全不费工夫！左脑里他的综合评分一路往上飙升，荷尔蒙瞬间喷薄而出。

训前会正式开始，按照固定流程先挨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王凯，85 年的，我来自泰州机构。”

过了 N 久，我依旧托着下巴沉醉在他毫无特色的自我介绍中。

突然有人用胳膊肘捣我，我一惊，慌慌张张地站起来脱口而出：“那个，我叫王小能，未婚单身……”猛然意识到这样的自我介绍有点鹤立鸡群的饥渴，我懊恼地坐下来。美女们都很受欢迎，我长相平平自然落在凡人堆里发霉。不过我在那时候知道小美 29 岁未婚，不禁为她的大龄剩女身份感到扼腕。

接下来分组，选组长，过程相当“轻浮”。我们组的组员在班主任宣布选组长这项活动后，六个人开始齐刷刷低头静默。直到班主任说，“好，下面各组公布结果。”大家才开始抬头互相打量对方。直到轮到我们组的前一秒，一个小哥指着我们组唯一一位大叔面相的男人说：“就你吧。”大家立马似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在班主任走到我们组时，齐刷刷地指向他。

组长选完后，开始选班长。我一看王凯居然是班长候选人之一，我自然是不

顾一切地把票投给他。王凯英姿飒爽地往那儿一站，那不就是活生生的班长么？本以为王凯会胜出，可谁知却出现了一位劲敌——刘真。我承认他也是大众公认的那种帅哥，眉宇间英气十足，棱角分明，像吴卓羲，但是确实不是我喜欢的长相。尤其是他那太过磁性的声音，一出声，我的耳朵和脑袋就开始共振。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真的超具人气。当我看到我们组的女孩们花痴一样高举着手大叫他的名字的时候，我知道，王凯可能要输了。

一阵无比混乱的计票之后，班主任喜气洋洋地宣布刘真以绝对优势当上了班长。听着他用司仪般的声音发表获选感言的时候，我突然有种想朝他扔矿泉水瓶的冲动。

培训第一天，处心积虑着。

时间排得满满的，既要上课又要做任务，睡觉的时间很少。小美和王凯一组，分组的时候我一直在心里念咒，希望上天八卦地成全我一下，结果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上天眷顾了小美。不过她每天在房间还是会抱着手机天荒地老地聊QQ，我羡慕地想：“跟男朋友感情真好。”

培训期间有很多表现很活跃的同志，我嘛，深谙中庸之道，刚好配合路人的长相。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吃饭的时候迅速扫视王凯在哪一桌，然后装作很自然地坐过去，偶尔搭搭话。在其他任何一个可以接近他的场合我也都不放过。

培训第二天，快乐进行时。

在房间换衣服的时候，小美那曼妙的身姿就明晃晃地出现在我面前，如果我是个男人此刻必定血脉贲张。想起自己那虎背熊腰的身材，我默默放下准备脱衣服的手，提起衣服自觉地走进卫生间。

下午上课，一位很优雅的女老师给我们讲礼仪，老师特别有创造力地搞了个山寨版《非诚勿扰》，选三个男同学做男嘉宾，让女生给他们的礼仪打分。后来喊了王凯去做示范，王凯说话很幽默，特别自然，完全没有任何矫揉造作。跟刘真太过磁性的声音比起来，王凯的声音就是那种典型的变声时期鬼哭狼嚎过导致声带永久性损坏——沙哑性感。我喜欢听他说话。

面对王凯，女老师连说了三个帅字，感叹连连！大部分女生在打分卡片上给他写了满分十分。不过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还会有女生不停地给他挑刺，什么领带打得不对，衬衫条纹不对，还有说裤子太长了，我心想，你们是有多想演欢喜

冤家的戏码啊。王凯无奈解释说：“我活了这二十几年，从来没穿过西裤打过领带，这一套是借的我爸的。”

看，多实诚的小伙子，我喜欢听他说话。

培训第三天，太阳般耀眼。

到了教室后，班主任说要先玩儿一个游戏。规则是：班主任报出一样东西，每个组都要立刻递过去，看哪个组送的东西最多最快。

各个组一致在起跑线排开，一个人负责冲刺，其他人做后援。我们培训时是不准带很多东西的，所以我在比赛前从各个桌上搜刮了各种物品，甚至连书签都给人家抽了。本想给我们组争个第一，结果几个轮回下来，班主任叫的东西从手表、皮带、袜子，到女生的长头发（我有罪，我身为女生，很不争气地没有长发），我们组啥也没送过去。就连唯一我们有的东西（男士皮鞋一双）组长都送的比别的组晚。我们的士气开始一落千丈，被迫打起了酱油。谁知游戏进行到高潮，也就是两个组决定胜负的时候，王凯和另一组的男生站在起跑线上随时准备冲过去。班主任在渲染了一下紧张的气氛后，优雅地道：“男士衬衫一件！”

我凌乱了，眼见王凯箭一样地冲在前头，手开始解衬衫纽扣，我屏住呼吸：要看到了！要看到了！就在王凯边跑边解了三四个纽扣的时候，他，渐渐停住了。后面的男生忙不迭地冲上去，两秒钟露出白花花的肉，冲击得我一阵头晕。

我黯然，本以为今天很有眼福，可王凯最后宁愿小组失败也没脱！我后来跟他说起这件事，他说：“哥突然想起来哥有胸毛……”

看！他就像太阳一般刺伤我的双眼。

## 第二章 不想说再见

晚上课程结束之后，班主任宣布接下来将进行每次培训班的必有项目：小组辩论赛。组员们开始推来推去，我干坐着不说话，最后选了与世无争的我去做二辩。本想在一堆美女中时刻保持低调的我，就这样事与愿违地被推了上去。我是那种典型的处女座龟毛性格，喜欢列举一二三是无法克制的强迫症。我有个变态的嗜好就是跟人讲道理，非常 enjoy 别人被我说得无言以对，肝胆俱伤。我立志要做一个有说服力的人，如果你看过《绝望主妇》，你应该知道我喜欢 Lynette Scavo。

辩论赛一番唇枪舌剑后，伴随着空气中依旧挥之不去的火药味，我慢慢坐下来，一眼瞥见对面刚刚辩论时被我呛得一阵口吃的小白脸正一脸仇恨地看着我，眼里两团熊熊烈火差点没把眉毛给燎了。我赶紧扭过头想：哥们，能别这么入戏么。

我就这样被改变了与世无争的低调初衷，不过却也因此跟大家熟络起来。我常常在上课时给他们传些小纸条附上少儿不宜的笑话，时光变得欢乐起来。当然我常常 would 装作不经意地看向王凯，看他和坐在旁边的小美开心地聊天。

培训第四天，累并抖擞着。

早上晨跑的时候，我落在队伍后面觉得再跑下去一定会肝肠寸断，吐血而亡。于是我悄悄落在后面，准备等大家在前面跑远了我打个车直奔饭店吃早饭。正盘算着，后面一串铿锵有力的脚步声，一回头，连暴躁的阳光都瞬间柔和起来，王凯在金色的光芒中正跑向我。我屏住呼吸，他跑到我身边的时候放慢了速度，微笑着探头示意我说：“走啊。”

我呆了两秒之后，撒了腿就跟着他往前跑，一直跑到饭店。这一路没有肝肠寸断，只有打了鸡血似的兴奋。

多么美好的一天啊！

晚上在教室又搞了个白目的活动：班里每个男生都要找一个平时不怎么熟的女生，两人进行交谈。交谈结束之后，各自向全班介绍你的 partner。在班主任

宣布开始之后，我静静地无比娇羞地坐在位置上开始念咒，希望王凯走过来。我的感情之路起码也要郎有心妾有意，情投意合地顺当一回吧，可是等了半天，不仅王凯没来，周围都他妈配对成功了，就我还干巴巴坐着，就像个男人。正紧张着，一不小心和一个站在人群中迷失了自己的头发油黑锃亮的小青年对了眼，他立刻躲开了我的目光。我是有多糟糕？两秒之后，突然发现他经过天昏地暗的思想斗争走了过来，我立马低下头开始念咒：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一回头，他已经坐了下来。我一边笑容凝固地打招呼，一边在心里给上帝默默记下一笔。

我找了王凯，他还迷失在人群中。我四下观察了一番，还好，没有美女剩下来了。各自交换了信息后就开始介绍，各种狗血，本来可以记住的人这么一介绍之后头都大了。最后一组，王凯拖着凳子和另外一男一女一起上去了。王凯边走边说：“大家都是两个人，下面我们给大家来点重口味，三个人……”

我凌乱了，我说过我喜欢听他说话。他的幽默总是那么恰到好处。

培训第五天，有点慌张。

早晨课间休息时，一胖胖的小哥突然来找我：“昨晚听你介绍的时候说喜欢摇滚，我会弹吉他，要不在结束晚会上你唱歌我弹吉他吧。”我愣了两秒，心想：“小哥，口口声声装逼地说喜欢摇滚，但事实上五音不全、大言不惭的妹子，那就是我啊。”我本想礼貌地拒绝，但是看着周围众望所归的殷切目光，当下把心一横：“好吧！”小哥听后心满意足地走了，我长叹一口气：王小能，叫你下次再敢口出狂言。

接下来，空闲的时候排节目的排节目，做小组作业的做作业。我常常在晚上下了课之后在房间练歌，小美有时候不在房间，保守估计是在其他组员房里商量作业，大胆估计暂略（涉及限制级内容）。我有时候会在楼梯口碰到刘真，但是擦肩而过，没有任何眼神交流。有时候会看见他和小美走在一起，我也漠不关心。我记得有一次小美的手机 QQ 响了，她在厕所，我忍不住看了一眼发现备注名是刘真，哟，看来他俩关系有那么点不简单啊，又是美女和帅哥的轻浮组合啊，我唏嘘了一下。有一天快十二点的时候，小美不在，刘真送了一堆吃的过来让我交给小美，我打开后偷吃了一根香蕉。

我常常希望我在某个地方和王凯有些联系，哪怕一点点。训前会的时候，每个人抽了一张写有同学名字的纸条，抽到谁，谁就是你的国王，你就是他（她）

的天使。在一个星期的培训里，你要默默地关心他（她），并要让他（她）感受到你的关心。到最后会揭晓各自的国王和天使是谁，然后每个国王都要在最后送给天使一个礼物作为回报。哇，这是绝好的机会耶，我在心里默念希望抽到王凯或者让他抽到我。可是当我眯着眼睛慢慢打开那张小纸条时，脑袋立马就垂在了桌上。接下来的几天我发现他的国王也不是我，我也不希望是我，因为我没有感受到丝毫的关心……

培训倒计时，不想说再见。

课程结束之后，国王和天使交换礼物的时候，我给我那个几乎隐形的天使随便买了俩果冻，至于我那个我几乎每天都在他桌上悄悄放上一个亲手折的千纸鹤的国王，也随便搪塞了我一个我至今回想不起来的東西，连交换礼物的那画面都假惺惺的像新闻联播。我沮丧地坐下来，瞥见我的组长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盒避孕套交给他的天使王凯，然后俩人表情猥琐地握手。班主任在讲台上特八卦地大声问：“王凯你收到了什么礼物？王凯大喊：口香糖！”

晚上的结束晚会，饭桌上破天荒有了酒。短短一周的培训就要画上句号。虽然只是一周的同学，但依然挡不住漫山遍野伤感的气氛，毕竟这一周是朝夕相伴。大家边吃饭边看表演，王凯并没有专心看表演，他有时候会走出去，有时候又回来。我呢，在大家大吃大喝的时候，一想起一会儿要上去唱歌，胃里就一阵翻滚，恶心得食不下咽。

“下面由王小能和薛峰给大家带来《Knocking On Heaven's Door》。”主持人小美喜气洋洋地宣布。我硬起头皮走上去，事实证明装逼必自毙，还没开口我居然没听懂吉他伴奏。最后不得已，在台上把本该属于后台的排练又排了一遍。等终于顺当地唱起来时，我看见王凯打着节拍从后排挤到了前排，唱到高潮的时候，听见刘真在一边用司仪般的声音说了声：“哇塞！”伴随最后一个尾音，我长嘘了一口气，吉他手回头给我竖了个大拇指，我很开心。匆匆走下台发现大家在餐桌下已经开始拍照了，我赶紧拉住王凯说：“我们拍张合照吧。”于是他又顺手拉了旁边的路人甲一起拍了张照。

一切都只是礼貌性的。

后来渐渐散了，小美不在酒店过最后一晚，晚上有人来接她回扬州了。王凯也不知道在做什么。我准备回房间的时候看到楼梯口有人在拍照，就嬉皮笑脸地

参与了进去。和辩论赛上得罪的那小白脸拍了张合照，他那个假惺惺的笑容，想来真是反胃。我准备上楼的时候，刘真走过来用很夸张的声音说：“你唱歌好好听哦！”你们知道的，那种很欠揍的台湾腔，我一时不知道怎么接，顺手拉过他，“来拍张照片吧！”

他的手臂很结实，而我唯一的感受竟是“拜托，快点结束！”原来，爱情的线索竟是这样充满戏剧性的伏笔。

到了楼上发现大家都很激动，有人揪结了一帮人说要去 KTV 包夜，很多人加入，我惊喜地发现王凯也在其中。于是我们一起下楼准备打车，外面下着倾盆大雨，我们在酒店门口等了很久都没有看到一辆车过来，最后大家不得不放弃。在电梯里我沮丧地说：“只好上去群聊了。”电梯里一阵万籁俱寂，只有王凯一脸坏笑地看着我。到房间大家又散开了各自活动，我留在了王凯的房间和几个大男孩打牌，一边打牌一边吹牛，烟雾袅袅场面极其糜烂。那晚上打牌，我应该是赢钱了，不过那不重要。夜深的时候我们散场回去睡觉，走到门口，王凯不忘调侃我：“留下来陪哥哥单聊呗？”

培训结束了，躺在床上，突然不想说再见。

早上我醒来得比较晚，洗了个澡出门的时候发现大家几乎都走光了，我赶紧跑到王凯的房间，门开着，屋里一片狼藉，桌上是一堆昨晚没吃的葡萄。

突然觉得心被冰水泼了一样凉飕飕的，我慢吞吞地走过收拾房间的阿姨，回到房间收拾东西，启程回家。

### 第三章 我是个白痴

坐在大巴上，心情从未有过的低落。我打开 QQ，看见王凯在线，却不知道说什么，我们本来交情也不深，我也不知道怎么搭话。再说，好像听到他昨晚提到女朋友了，虽说勾引异性是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但是像我这种平凡无奇的，从来都是自动放弃。

正想着，QQ 响了，我惊喜地发现居然是王凯！

“在哪儿呢？”

我连忙说：“我上车了。”

“昨晚你唱歌很好听。”

我心头一热，回道：“当然，那是姐的年度巨献。”

聊着聊着，我拿出了我的流氓搭讪必杀技，事实证明，这是个百试不爽的必杀技。我曾经慷慨地向姐妹们传授此法。具体操作流程是给他发了个 QQ 表情里的 OK 手势加闪电表情：

“你猜猜这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叁劈啊……”

“……”

接着再发个太阳加枯萎的玫瑰花表情，我说：“这是什么？”

“不知道。”

“阳痿啊，这么显而易见。”

“嘿，你哪儿学的啊？”

“切，是本小姐我自个儿发明的。”

他不禁惊叹：“你真的很神奇！”

最后他在 QQ 里很开心地跟我说：“你真的是个很特别的人，我本来心情不好，跟你一聊天马上开心好多了。”

听到没？他认为我很特别，他认为我很特别耶！顿时觉得头顶一束金光撒下

来，照得我闪闪发亮。

晚上回到家，打开电脑，他的头像又亮起来，我们又开始了插科打诨、耍贫吹牛地聊天，不知不觉就热火朝天，大有相见恨晚之势。就在气氛高潮迭起的时候，他突然冷不丁地说：“我向你打听个事。”

“什么事？”

“你不是跟小美一个房间吗？她有男朋友了吗？”

一道雷劈下来刚好击中我，烤得我外焦里嫩，原来我只是个桥梁。

“帮帮忙啊，我一般都是看准才下手的。”

我努力稳定自己跌宕的情绪：“班长刘真知道吗？”

“知道，他和小美都是扬州机构的，刘真有女朋友，而且是为了他女朋友去的扬州。”

“那我就知道了。”

“那我该怎么办？我觉得我喜欢上小美了。”

我赌气地抛下一句：“不要问我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新人班结束的第二天，王凯又被公司拉过去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培训。我们几乎每天都聊天，天文地理限制级，当然在他的空闲时间。他说他觉得自己很容易喜欢上人，我说处女座都这样。他说房间的隔音效果不好，经常会被不和谐的声音搞得睡不着觉。

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想起来，我问：“你不是有女朋友吗？”他说：“我分手了啊。”

用敲锣打鼓来庆祝别人分手似乎并不合适，但是我还是果断地从床上跌落在了地上。

一个星光灿烂的晚上，手机突然收到一条彩信，打开一看是他裸着上身的照片，我觉得有点突兀，但我还是窃喜地观摩了好久，胸毛是没看清楚，但他这种出卖色相的行为瞬间秒杀了花痴的我。

他参加的培训后期战地转移到了盐城。我一直想等他培训结束了就找个借口请他吃顿饭。

星期六晚上，我姐捉住我说：“我给你化妆吧。”想着反正没事，我便没有反抗。于是她把我的刘海夹到上面露出光溜溜的脑门儿，开始给我化妆。我姐是标

准的大美女，一看就是我妈和我爸的闺女。每次跟她出去，大妈们都会毫不留情地问：“你俩是亲姐妹？”偶尔有个不长眼的说句：“噢，是有点像呢。”我姐就好像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最伤自尊的是，小时候有一次我穿了双绣着小花的鞋子出去，一个蹬三轮的人坐在自己的三轮车上嘲笑我：“你个小男孩穿人家女孩的鞋子干吗啊？快来让我摸摸有蛋蛋没有。”

.....

看着我姐那张天生丽质的脸在我眼前一个劲儿地晃悠，这些悲从中来的记忆不禁涌上心头。哎，我悲剧的人生啊。

完成最后一道程序之后，我姐表情扭曲地看着我，最后挤出僵硬的笑容昧着良心说：“嗯……挺……好看的。”我狐疑地拿过镜子，一照，在镜子里赫然出现了一个七八十年代的妓女。最出彩的就数那个香肠嘴了，本来我嘴唇就厚，一涂上红亮的唇彩，简直就是俩苏丹红香肠。我姐也终于无法再欺骗自己了，于是我俩狂笑起来。正笑着，我姐夫就来接她回去了，看见我，他露出一抹猥琐的笑容：“小姨娘今晚要去站街啊？”我甩了个抱枕就把他俩轰走了。

上厕所的时候发现家里只剩下一个卫生巾了，拿了钱包我就匆匆去楼下小卖部买。等我拎着两包卫生巾走到门口的时候，一摸口袋两眼一黑钥匙没带。钥匙只有我妈和我有，而我妈正好回乡下了。一阵捶胸顿足哭爹骂娘之后，我绝望地上街打车准备去我姐家。

刚走到大马路上，口袋里手机响了。一看是王凯，我惊喜而忐忑地接起来。

“在哪儿呢？”

“在……在家呢。”我觉得心跳加快，不祥的预感笼罩住我。

“出来，我在迎宾路口。”

“啊？”我顿时觉得有点站不稳。

他急道：“你怎么这么扭捏了？我可是逃出来的，顶多就一个小时。”

我慌慌张张地说：“噢，我一会儿到。”

挂了电话，我打量了下自己，随便穿了件破棉袄，脚上是奶奶给缝的棉鞋，配上我姐精心打造的妓女妆，我俨然一个农村妇女，还是个拎着卫生巾的。天呐，我是造了怎样的妖孽啊。我在一番挣扎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扔掉一包卫生巾，另一包塞进了口袋里。